

MUHI

执着

David Sahier

〔德国〕大卫·萨菲尔 著

刘秋叶 译

执着是我们找寻爱与幸福的动力

德国著名电视剧编剧
艾美奖得主 畅销书作家

大卫·萨菲尔

继《蚂蚁的眼泪》之后又一长篇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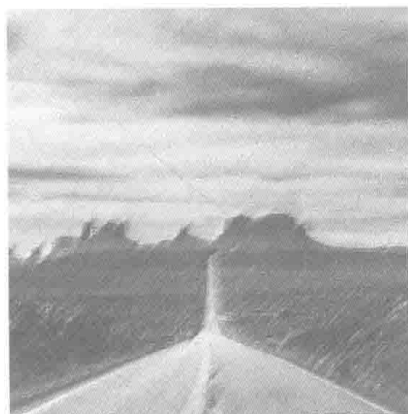
接受痛苦，证明你心强大

享受生活，将是伟大一天

我们在一起，我们还活着

太阳照耀着……你还想要什么呢

译林出版社



David Safer

〔德国〕大卫·萨菲尔 著 刘秋叶 译

执着

WUJ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执着 / (德) 大卫·萨菲尔著; 刘秋叶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47-7636-3

I.①执… II.①大… ②刘… III.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2330号

MUH! by David Safler

© 2012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Germany.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9 by Phoenix-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7-293 号

执着 [德国] 大卫·萨菲尔 / 著 刘秋叶 / 译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张兰坡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校 对 王兰英
责任印制 贺 伟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灵动视线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 张 20.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636-3
定 价 36.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10-85376178

第一章

“哞——”可以有很多含义。例如，当一头像我一样再普通不过的母牛惊恐万分地“哞”叫时，可能是在说：“农夫的手又这么凉！”或者是“救命啊！农夫正在醉醺醺地开收割机呢！”甚至可能是“天啊！他们要把我们的公牛阉割了！”

我们牛可以愤怒地“哞”骂：“愚蠢的电篱笆！”或者“哞”斥：“孩子们，不要再取笑那些阉牛！”也可以仅仅因为发自内心的幸福而轻声“哞”唤：“青草、阳光、体内没有绦虫，一头牛对生活还能有什么奢求呢？”

当然，我们也能悲伤地“哞”诉：“我妈妈死了。”或“哞”着质问：“这些人在拿妈妈的身体做什么啊？”或者“哞”出我们深深的怀疑：“我觉得农夫说的‘汉堡包’，不知怎么回事，听起来好像不太好啊。”

在牧场上反刍时，我们甚至可以“哞”叙我们对哲学思考的心得：“我们的创造女神——母牛奈雅，在创造那些人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啊？或者是创造那些呆笨的苍蝇时，如果能用五彩缤纷的蝴蝶取而代之在我们身边，那就美好多了！或者苍蝇至少应该吃起来是美味的啊！当然，如果蝴蝶也是好吃的就完美了！”

有时候，是的，有些时候，我们牛也会发出极度震惊的“哞”叫。

就像我，像我嘶喊出一生中迄今为止最恐怖的“哞”声时一样。

那是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站在牧场上，看到黑色雨云正在向牧场逼近。我可不指望等着农夫来把牧群赶回牛棚，因为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笨蛋经常把我们给忘了。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现在

的他越来越爱喝被他老婆称为“该死的烧酒”的液体——话说我们已经很久没看见他老婆了。他一边喝酒，一边咒骂着那些名称奇怪的东西，比如牛奶生产配额、农业补助金和前列腺炎。

无论如何，我都没什么兴趣再一次体验全身被淋湿。于是我慢腾腾地溜达回牛棚，然后在那里发现了我生命中的至爱——一头雄伟的黑色公牛，他叫冠军。他竟然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牛圈。看到他，我“哞”了一句没有任何一头母牛愿意对她的爱“牛”说的话：“你，这是正在和苏西偷欢吗？”

冠军急忙把头转向我，惊恐地盯着我看了片刻，然后结结巴巴地说：“这……事情不是你看到的样子，萝乐。”

是的，我们牛也能“哞”着乱扯那些愚蠢又无耻的借口。

“你现在直立站在她屁股前，前蹄子甚至还搭在她的背上！”我回斥道，声音都颤抖了，“这还能是什么事？！”

看着这可怕的一幕，我感到心被撕裂成千千万万个碎片。同时，我的三个胃拧绞在一起，更不用提我的瘤胃了。

“萝乐，我可以向你解释。”冠军信誓旦旦地说。他的声音深沉、优美，十分动“牛”；他那更加动“牛”的深邃的黑眼睛深情地凝望着我。如果他不是正趴在苏西身上，我肯定会像以往一样，早已经被他的目光征服了。苏西这头讨厌的母牛有很多坏品质，比如，她诡计多端、爱慕虚荣——最可恨的是，她外表非常美丽，比我漂亮太多了。苏西体形丰腴结实，有着一身发亮的皮毛。有些公牛光是看到她的酥乳就会走神撞到电篱笆上。跟她比起来，我的黑白皮毛显得黯淡无光，我身上没有任何一处是值得我欢天喜地地在一片水洼前细细打量自己好几个小时，也从来没有哪头公牛因为我的乳房而在路上走偏过。

苏西早就开始打冠军的主意了，但我还一直抱有希望，盼着冠军

对我的爱能强大到战胜她的诱惑。在内心深处，我当然也知道，这个想法很幼稚，而且“幼稚”还是故意委婉掩饰的说法，其实说像猪一样蠢都不足为过。（猪是相当笨的，它们真的以为这个世界只是由我们的农庄构成的。而我们牛站在牧场上，可以一直看到位于世界尽头的那些树，谁都不能越过那些树，因为那后面是一个深渊，一旦掉下去，会连续降落几天几夜，直到最终陷进炼狱的无尽牛奶里。）

虽然苏西乳房的诱惑力比我的大得多，虽然我眼前的情景已经一清二楚，但是我心里还是迫切地希望，冠军能说出一个不一样的事实，能够证明确实不是我看到的这么回事，甚至希望他能给出一个让我信服的解释。如果他做不到，我一生的梦想只能就此毁了。我从去年夏天就坚定了我的“牛”生梦想。那时我还是一头年幼的母牛，只经历过两个夏季，我的内心充满了躁动，我急切地渴望了解生命的意义。但是，当我问牧场里一些年老的母牛时，她们只是说：“哞，吃草是一件相当美好的事情。”

这个答案对我来说远远不够。生命应该不仅仅是吃草、反刍，然后向其他的牛炫耀刚刚拉出了一堆多么大的牛粪，我想肯定还有更多其他的什么。

在特别炎热的一天，偏偏是两只仅有一天寿命的蜉蝣教会了我“更多其他的什么”可能是什么。那天清晨，我见证了它们从我身前一小片雷雨后形成的水洼里蜕皮羽化跃出水面。在这两只小生物最初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几分钟里，他们看起来非常脆弱。虽然这两只蜉蝣还如此年幼，但他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彼此间的相互吸引。我决定仔细观察他们，还给他们分别起了名字为“嗡嗡”和“哼哼”。这两只可爱的小东西相伴飞舞嬉戏着度过了他们共同的童年（也就是大约半个小时）。

到中午时分，他们已经成年，嗡嗡正在努力使他的哼哼怀上宝宝，当然，我礼貌地回避了这个过程。他们俩生的孩子，至少有一千个，我觉得我最好还是放弃给他们的宝宝一一起名吧。

嗡嗡和哼哼慈爱地抚养着他们的孩子，尽管这是非常辛苦的任务，尤其是在刚进入午后时，他们成千的后代已经快速长成任性的青少年——显然在这个生命阶段，他们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为自己负责。

下午，这些孩子也终于成年了，嗡嗡和哼哼又可以享受他们卿卿我我的甜蜜爱情生活了，不时飞到其他的水洼去郊游。临近日落时，他们的生活再一次变得非常辛苦，但那是一种美好而满足的辛苦，他们正帮着自己的孩子照顾上百万的子孙后代。当月亮升上天空，这对恩爱夫妻已然年高身疲，但他们依然翅膀紧挨着翅膀，幸福地四处飞翔，直到滑落到地面上，在星光的映照下安然睡去，始终亲昵地依偎在一起。

看到这些之后，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当然，生命期需要更长一些。

还有，孩子应该可以少一点。

以及，在我死后的身体上最好不要像两只小蜉蝣遭遇的那样，被落下来的牛粪掩埋。除此以外，我这一生的生活，应该跟他们的一模一样。我一直以为冠军将会是我的“嗡嗡”。

可是，我的梦想现在就要破碎了，除非冠军真的能解释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站在苏西身边。

“萝乐，是这样的，”他开口说，“苏西的背痒了，她问我能不能帮她挠一挠。”

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并能让我信服的解释。

“你到底觉得我是有多蠢？”我问，眼睛里已经涌出了泪水。

冠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这时苏西冷笑道：“哈，很显然，他并没有觉得你十分聪明。”

很明显，她非常有兴致故意刺激我。但我并不想就这样满足她，在她面前失控发火，或者更糟糕地放声大哭。于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超“牛”的力量控制住眼泪，故作镇定地回答：“对，与我不同，冠军肯定是因为你的头脑才欣赏你的。”

“正是如此。”

“也因为你独特的个性。”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现在压在你屁股上。”

苏西生气地喘着气。冠军向我求饶，悔恨地说：“萝乐，这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

“哼，非常感谢！”苏西倍受羞辱地抱怨。

可惜在这一刻，就算他说他的出轨什么都不算，对我也只是很小的安慰。

冠军还在试图让我息怒：“你知道的，我们公牛通常对与一头母牛欢愉看得并不那么认真……”

这次是我很受辱地说：“是吗？谢谢！”

“哦，”冠军意识到他的错误，马上试图弥补，“跟你在一起是不一样的，萝乐，你知道我对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他的声音颤抖着。可能他对我真的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甚至应该确实是这样的，愚蠢的是，只是没那么多，不足以让他抵挡苏西臀部散发出的诱惑。

“萝乐，我怎样才能补救这一切呢？”他悔恨地追问。

“两件事。”我回答。

“什么事？”他急切地想知道。

“首先是一件小事儿。”

“什么小事儿？”

“你这个该死的，跟我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先从苏西身上滚下来？”

“确实，我也这么认为。”苏西说。看到冠军现在这么努力地争取我和讨好我，她明显已经有些恼火了。

冠军慌忙地从苏西身上爬下来，苏西非常受辱地慢慢走回自己的牛圈。同时，她还向他喊了一句：“跟你调情，就像胃失调一样没劲！”

他回头短暂看了她一眼，就好像她已经不值得他再回复那句侮辱。相反，他重新走向我，问：“我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永远别再靠近我！”我喊出这决绝而强硬的话时，全身哆嗦着。然后我就转身跑出牛棚，冲进了刚开始倾盆而落的大雨里。牧群里的其他牛向我迎面走来，但是我根本不看他们。我的幸福梦想破灭了。冠军不是我的蜉蝣。和他在一起，我永远都不会像嗡嗡和哼哼那样，一起度过幸福的一生。

当彻底意识到这一点，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痛哭了起来，用最快的速度撒蹄奔向外面的牧场草地，暗暗地希望不要被别的牛看到。泪水和雨滴交织在我的鼻子上，我知道，如果我不尽快找到一个新的幸福梦想，我会因心碎而死去。

第二章

我们牛的泪腺大到难以想象：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牧场边缘的溪流旁卧着抽噎了多久。雨云几乎已经散尽，只还飘着些毛毛细雨，可我还在哭。这时，希尔德向我走来。她是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之一。她问：“你为什么在这儿故意把自己冻感冒，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萝乐？”

“苏……冠……”我哭着说。

“也许你能哭诉得稍微清晰一点儿？”

“苏……冠……苏西……偷情。”

希尔德现在听明白了，叹了一口气：“公牛啊，对于他们，你只有两种可能——恨他们，或者更恨他们。”

希尔德有一副严酷的外壳，在那下面——好吧——也深藏着一副铁石心肠。但是在那颗坚硬内心的深处，还藏着一丝柔软，一点儿对爱和亲密的向往。可是希尔德宁肯把舌头伸进饲料粉碎机里，也不愿意对别的牛——尤其是对她自己——承认她内心的向往。

她是我们这片牧场上唯一一头斑点是棕色的牛，所以她从小就受到其他牛的排挤。对她的斑点颜色不在意的，只有我和我另外一位最好的朋友——小红萝卜。对我来说，颜色无所谓，因为任何与众不同的事物都会吸引我。而对小红萝卜来说，颜色不重要，因为她本来就是牧场上最可爱的牛，而且她觉得，她的世界怎么都不够斑斓多彩呢！

在我的泪腺和毛毛细雨渐渐枯竭时，小红萝卜也跑来了，激动

地呜里呱啦着：“你们听说了吗？刚刚农夫没有来，因为他又在房子里那个闪烁着的‘电视机’前睡着了，就是那个里面住着小人儿的盒子，他们一直跟他说话，而他从来不回答他们。说到这儿，他这样可真没礼貌！还有……你说点什么啊。萝乐，你一直哭什么呢？”

“苏……冠……苏西……”我解释。

“哦，不，难道他们两个那个了？”小红萝卜吃惊地问。

“没有，”希尔德讽刺道，“他们只是一起玩了‘接住牛屎’的游戏。”

“真的？”小红萝卜问，“那萝乐怎么这么伤心呢？”

虽然小红萝卜的皮毛上没有几个斑点，全身几乎是纯白色的，但她不属于牧场上最“纯”的牛。

希尔德翻翻白眼说：“当然是他们两个做了苟且之事。”

“那你刚刚为什么说他们是玩‘接住牛屎’的游戏呢？”小红萝卜现在更加困惑了。

希尔德有点儿厌烦地打个响鼻算作回答。

小红萝卜转向我，体贴地对我说：“我真为你难过。”说着她用舌头舔舔我的口鼻安慰我，这让我平静了一些。

而希尔德此时则试图用她自己的方式安慰我：“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冠军是个白痴！”

“是的，可他是我的白痴啊。”我吸着鼻涕说。

“噢，萝乐，”小红萝卜温柔地轻声说，“还有那么多其他的白痴呢。”

小红萝卜总能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她永远认为饲料槽是半满的，而希尔德一直认为那是半空的。冠军则会狼吞虎咽地赶紧把饲料槽吃空。

可是，我不像小红萝卜，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头牛像她。希尔德坚信，小红萝卜积极向上的世界观，跟她出生时头先“扑通”

砸到牛棚地上密切相关。

也许小红萝卜是对的呢？也许我不必在伤心中死去。那么，我对幸福生活的新梦想，应该是再找一头公牛吗？我应该干脆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爱吗？但我又该怎样开始呢？——我的心还那么痛，而且本来我只想要冠军的，但是现在我看到他和苏西这样在一起，我以后再也不能无拘无束地亲近他了，更不用提让他碰我了。

“幸福不是一头公牛能给你的，”希尔德反驳，“公牛是我们的母牛女神奈雅根本不存在的证据之一。但是如果她确实存在，而且确实是她创造了公牛，那奈雅也够怪异的。我说的‘怪异’其实是指‘愚蠢至极’。”

希尔德说的话全然有理，我们农庄里其他的公牛，看起来比冠军更不像是神的造物。我们这个年纪的公牛都认为，欢爱不一定需要感情，这让我觉得他们都没什么吸引力。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一头年迈的公牛——库诺，农夫一直叫他“未来的牛尾汤”，我也不知道这具体是什么意思，不过听起来跟“汉堡包”、“牛排”或者“皮凉鞋”一样并不可喜。最后，我们牧场上还有一头公牛——屁叔叔，他的消化系统已经不太好了。屁叔叔排气时，能让一群苍蝇，甚至一只小松鼠毙命。

小红萝卜为了鼓舞我，建议说：“你可以等到一头新的、真的很好的公牛诞生。”

“可不是，”希尔德反讽道，“等那头牛长大后，一定会偏偏爱上一头年老色衰的母牛。”

“是的，为什么不呢？”小红萝卜无比认真地问。

“因为那些年轻力壮的公牛，并不会那么迷恋这样一头年老色衰的母牛：皮毛发皱，已经开始散发出腐朽的气味，乳房松垮垮地垂下

来，走路的时候都能擦到地面了。”

想到衰老后的画面，我又开始想要大哭起来。

千万不能变老！

小红萝卜看到我又要流眼泪，再次用舌头舔了舔我的口鼻：“我向你保证，你肯定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萝乐。”

“是的，”希尔德也肯定地说，“当她终于明白，她并不需要一头公牛才能幸福。”

这才是正确的路吗？独自度过幸福的一生？不被一头公牛爱着？

小红萝卜问希尔德：“那你自己是幸福的吗？这样单身着。”

“当然了！”希尔德用过于坚定的语气回答。她刻意坚定的语气泄露了这句“当然”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实情。

如果连坚强的希尔德都做不到单身而幸福地生活，我又怎么可能在没有一头公牛呵护的情况下幸福呢？在我和冠军交往之前，我的生活里只有吃草和消化，确实很乏味。

我在心里暗暗向奈雅祈祷，希望她能给我一点启示或征兆。我刚刚开始祷告，就听到一声高呼“Attenzione^①”。

我望过去，看到一头棕色的公猫向我们奔来，不，是一瘸一拐地向我们冲过来。他的一条腿流着血，眼睛里充满惊恐。他在被什么追捕？在试图逃离什么？不论如何，肯定是特别、特别恐怖的“什么”。

如果这是母牛女神给我的征兆的话，那她不仅是“怪异”或“愚蠢至极”的，她还不够“温婉”。

① Attenzione：意大利语，小心，当心！

第三章

那只公猫跳进我们面前的溪流里，然后又浮出水面，“咳咳”地吐着水，挣扎着试图让自己保持浮在水面，但是因为那条撕裂的伤腿，他根本不可能做到。

希尔德首先说话了：“我从来没见过他。他是从哪儿来的？”

“也许，”小红萝卜推测说，“他是从世界尽头的树林那里来的，就是那个‘疯癫之牛’住的地方？”

“‘疯癫之牛’并不存在，”希尔德反驳说，“那只是妈妈们给小牛犊讲的童话。”

“不是的！”

“小红萝卜，你比那些母鸡还单纯，那些蠢母鸡不知道人类拿走的蛋就是她们的孩子。”

“也许她们其实知道呢，”小红萝卜反驳说，“也许那些母鸡仅仅只是不那么爱她们的孩子呢。”

“眼前这个时刻，母鸡是什么样的完全无所谓，”我解释说，“我们得先把这只猫从水里捞起来。”

我果敢地踏进寒冷的溪水，直到水没过我的膝盖。只是，在我能用嘴叼住那只猫之前，他却咕咚咕咚地沉下去了，眼睛里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我立即把头伸进水里，看到公猫为了活命用三条健全的腿疯狂地挣扎着，气泡从他嘴里咕嘟咕嘟直冒出来。但他的挣扎都成了徒劳，他沉到水底，落在碎石上。

我把嘴伸入更深的水下，看见公猫已经紧紧地闭上了双眼，最

后几簇微小的气泡也已经离开了他的嘴巴。我急忙咬住他的皮毛，把他从水里叼了出来。我踏着沉重的脚步从溪流里走出来时，湿漉漉的公猫在我嘴下摇晃着，往外吐着水，急促地喘着气。当他终于又能正常呼吸后，他结结巴巴、笨口拙舌地说：“Signorina^①，谢谢您，发自内心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说话很奇怪。”小红萝卜嘀嘀咕咕地说。

希尔德推测：“可能是他脑子现在缺氧。”

“我来自 bella Italia^②。”公猫解释道。

“那是什么？”希尔德问。

“我姨姥姥叫 Bella，”小红萝卜说，“不过他肯定不是从她那儿来的。”

公猫忽略了她们，转向我说：“一般情况下我并不喜欢粗壮的女性，不过您……我愿意亲吻您，Signorina！”

我想对公猫说，首先，我不知道“Signorina”是什么意思，另外，我真的宁愿舍弃那个香吻，因为我并不太相信跨物种的爱抚。这时小红萝卜提醒我，公猫还被我衔在嘴里，她说：“你现在回答他的话，他就会咕咚一下砸到地上。”

小红萝卜言之有理。我把受伤的公猫小心翼翼地放在青草上。他快速向四周张望了一番，终于放松地确认：“我把他甩在后面了。”

“谁？”我问。

“请您相信我，您肯定不想知道是谁。”

① Signorina：意大利语，小姐，女士。

② bella Italia：意大利语，美丽的意大利。来自意大利的公猫说的德语自然有很多语法和用词错误，并一直夹杂着各种其他语言的词汇，如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等。译文无法将公猫的语言风格完全展现出来。

我低头看着他被撕烂的伤腿说：“是的，我相信你。”

小红萝卜仔细观察了伤口，咽了一下口水说：“伤口很糟啊。”

公猫苦笑：“您这样说真是太好了，小姐，不然我都没注意到呢。”

他试着直起身来，却做不到，痛苦地呻吟着：“Fuck！”

“Fuck？”小红萝卜问，“这又是什么？”

“小姐，”公猫回答说，“‘Fuck’就是当一只公猫遇到一只无比漂亮的母猫，他会渴望拥有她，以至于他的魔笛会竖……”

“魔笛？”小红萝卜迷惑地问。

“哦，就是爱的双簧管。”

“爱的双簧管？”

“就是用于享乐的低音提琴。”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尾巴！”公猫翻翻白眼说。

“尾巴？”小红萝卜更加不解地问。

“就是这里。”公猫不耐烦地指着他的私处说。

小红萝卜立马尴尬万分。如果我们牛能用蹄子捂住眼睛的话，她肯定已经这样做了。

公猫用力深呼吸着说：“我可没时间在这儿给母牛上启蒙课。我必须马上走，不然我就死定了。”

“拖着这条伤腿你走不远。”希尔德强调。

“我别无选择。”公猫回答着，勉强站起来，因为疼痛而身体扭曲着，一瘸一拐地跳了出去。可他没跳几下就开始眩晕，身体摇摇晃晃起来，最终支撑不住，一头栽倒下去。他倒下去时骂着：“Fuck，Fuck，Fu...”接着就脸着地摔进淤泥里。

“我刚说什么来着？”希尔德毫不掩饰地评论道。

“走不远。”

公猫结结巴巴地对着淤泥最后骂了几句，就昏迷了过去。

“这只公猫的语言表达能力比那些猪还差。”小红萝卜惊叹。（这可非同寻常，竟然还有比猪的语言能力更差的。猪相互交谈时总是让我们牛很尴尬，同时很遗憾我们不能用胡萝卜堵住自己的耳朵。）

“我真想知道，”我说，“是谁，或者是什么，把他打成了这样。”

“大概是我。”我们身后隆隆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这个声音里透露出的冰冷能穿透骨髓和四条牛腿。

我转身前，已经在暗自想：为什么我这头愚蠢的母牛总是提这么傻的问题？